

卿本妖嬈

田小璃 作品
TIANXIAOLI

卿本为女儿身，却以长子之位立世

皇下地无子，乃位男大，为使天行有相
利，重典，罪已，辟，上，帝王死，史，情！

卿本 妖娆

TIANXIAOLI
田小璃 作品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卿本妖娆 / 田小璃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6.4

ISBN 978-7-5306-6900-6

I. ①卿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1571 号

责任编辑: 于静筠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16

字数: 320 千字

印张: 20

版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目 录



第一章	人共青山瘦	001
第二章	休遣玉人知	022
第三章	来访雁丘处	044
第四章	此情无计可消除	063
第五章	一日心期千劫在	088
第六章	唯将永夜长开眼	114
第七章	他生莫作有情痴	141

目 录



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
半缘修道半缘君	桃李依依春暗度	深知身在情常在	莫向横塘问旧游	此恨不关风与月	我见青山多妩媚	人生何处似樽前
301	287	271	249	227	200	171

第一章

人共青山瘦

“轰隆——”

泼墨的天幕被闪电割裂出一道道狰狞的口子，风声呼啸，裹挟着初春凛冽的寒气。山路崎岖蜿蜒，地面泥泞，瓢泼大雨砸在车顶响声砰然。

苏历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僵硬如冰的手指死死握住缰绳。马儿撒蹄奔跑，车轱辘滚过地上的凸起，车厢猛一摇晃。

“哥哥！”身后车厢内的女子低叫一声，“你仔细点！”

苏历苦笑，微微一扯马缰，放缓了速度。

虽有蓑衣裹着，里头衣裳还是湿了个透，黏得肌肤发寒。他拿起别在腰间的酒囊子灌了一口，渐渐暖和起来。

身后车厢内药香苦涩，隔绝风雨。

孟卿云侧着身子睡着了，苏苏小心地看护着，生怕再有冲撞。

雨天路滑，加上山道难走，本就险极。奈何孟卿云归心似箭，他们兄妹也只能舍命相陪。

苏苏叹气。

一双杏眼绕着物什打转。从车顶暗纹到素色帘子，从雕花木头到点睛香炉，过了半晌，还是绕回到孟卿云身上。

应当是累惨了，不管风声雨声多大，那人都仿佛一无所觉。

鼻翼翕动，清浅的呼吸融化在夜色中。

她还穿着那身嫁衣，裙摆上的牡丹被液体染成暗红，恹恹地落在地板上，好像

一朵将败的花。

苏苏鼻尖泛酸，忙别过脸去。

一向无往不利的孟卿云，今次怎会这样？她想不通，干脆不再去想。

闭上眼假寐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。等到被微光照醒，挑开帘子往外一瞧，已是接近随州了。

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停的，叶上凝露晶亮，一股子泥地的清香飘散。

孟卿云已经坐了起来，一只手摸着眼睛上缚的白布，一只手攥着碧色玉坠护在心口。

“几时了？”嗓音微哑。

“卯时还差一刻。”苏苏拿出药箱准备替她换药，“主子，咱们要不要在随州歇一歇脚？赶了一夜路，即便人撑得住，马也不行了。”

苏历闻声隔帘应道：“在驿馆换马即可，奴才身子骨儿硬实，主子不用担心。”知道主子有多想回去，他自然不愿拖了行程。

苏苏叹气，不想再去顾着那个没心没肺的哥哥，便倾身去看孟卿云的眼睛。揭了白布之后还有些药渣沾在皮肤上，眼皮微微泛红，有些肿，隐约能看到剑痕。当下不由心疼：“叶少庄主出手忒是狠了，平日里爱呀疼呀的话说得眼睛都不眨，怎么动起手来……”

“与他无关，”孟卿云淡淡一声，偏过头迎着帘缝里透进来的光，眯着眼被刺得腾了雾气，声音清冷如昨夜的雨：“不许再提。”

苏苏噤声，抿着唇替她处理好伤口，半晌闷闷道：“主子身上的衣裳总该换一换，在随州城里买件新的可好？”

孟卿云默然颌首，忽闻一声“吁”，马儿扬蹄打转。

苏历回首低声道：“主子，是随州太守司马青。”有些疑惑，“咱们并没有通知沿路州县，他怎知主子到了这儿？”

语声未落，踢踏马蹄声已然靠近。

苏苏马上将帘子拉严实了，不肯露出一一点车内光景。

男子翻身下马，恭敬道：“车内可是孟大人？下官司马青，听闻大人办差途经随州，特命州内官员来向大人请安。”苏家兄妹一向与孟卿云寸步不离，见到驾车的是谁，自然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
司马青是太和元年的探花，殿试那年孟卿云曾见过他。

很是俊朗的一个男子，满腹诗书，气质华贵，不知让多少宫女看呆了眼。后来外放了几年，娶了太傅陆常为的女儿陆婉之后升任随州太守，算是皇上的心腹。

可剿灭叶庄一事十分隐秘，她没回长安之前断不可能向外泄露消息，司马青纵是再得皇上信重也不可能知道她的行程。

是以他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孟卿云不是不吃惊的。

她的沉默让司马青略有志忑：“孟大人？下官在寒舍置下酒宴为大人接风，还望大人能够赏光前往。”

孟卿云舔了舔干燥的唇瓣，轻笑道：“司马大人客气了，只是本官身负皇命，如今赶着回长安面圣，只能暂且辜负大人好意。他朝长安相见，本官必定备酒相待。”莫说她此刻一身新嫁娘打扮，就是她眼上的伤，也不好叫外人知晓。

话已至此，按理司马青不应再加阻拦，但他不知怎么了，仿佛一心要留下孟卿云。

“下官在城外等候多时，拙荆亦在府内相候。大人原乃太傅门生，往日与拙荆兄妹相称，难道做兄长的还要妹妹空欢喜一场么？”他边说边笑起来，“若大人不肯受下官之请，那子肃请兄长受妹婿之请。”子肃是司马青的字。

连陆婉都抬了出来，自称妹婿，足见诚意。

苏苏凑到她耳边：“主子，这司马青好生难缠，莫不如我出去将他打发……主子？”她一惊，忙捧握住孟卿云的手，只觉那双皓白冰冷入骨，僵硬如石。

司马青听到惊呼，下意识往前一步欲要查探。苏历眸色一冷，扬起手中马鞭“啪”地甩在司马青身前一寸，泥点四溅，官袍尽数被污。

司马青脸色大变，咬了咬牙，仍是往后退了一步。

孟卿云深得皇上宠信，孟氏女又被召入宫，孟家风头正盛……这口气，吐不得。

“不得造次。”车内淡淡一声，立时叫苏历敛了神色，朝司马青拱手赔罪：“小人多有得罪，还望大人海涵。”

司马青僵笑：“不碍事。”

孟卿云垂下头，几丝乌发垂落鬓边，遮掩了神情。默默将手从苏苏那儿收了回来，五指朝内，几乎掐进肉里去。

“既然子肃盛情相邀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”司马青闻言一喜，却听她又道：“只是我还有些事要办，子肃先行回府，晚间我必来赴宴。”

她已然松了口，再步步紧逼未免太不识趣。司马青当下笑应：“那子肃就在府中恭候。”寒暄几句，折身带着人马返回。

苏苏半跪在她身前：“主子的伤……”

孟卿云抬手止住她的话，微微扬起脸。苍白得几近透明的肌肤被帘缝里的光照得更加薄弱剔透，她唇色先前就淡，现下更是几乎看不出颜色，一开一合，扯得干裂的唇皮发痛。

“师兄有信儿吗？”

苏苏摇头：“自月初开始就没有消息了，奴婢以为定是怕扰了主子办事。”

孟卿云往后斜靠在车壁上，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断了。细细麻麻的痛从指尖沸腾，不安如潮水一般涌上，她几乎可以肯定，却不敢就此肯定。

骗她？师兄怎么可能骗她？这么些年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师兄还不知道吗？帮着她都来不及，怎么会骗她。

可将她支使到江南叶庄一月，好不容易得手回来，迎接她的却是司马青。

将她留在随州，为的什么？

她从来不是蠢笨的人，答案呼之欲出，到了舌尖又被咽下，苦涩如毒。

眼睛上伤口发痒发痛，都抵不上内心的空洞。胸腔间一股血气上涌，甜腥味在嘴里打转，被她伸手捂住。

还没确认呢，难受些什么。

她把血气吞咽进去，声音发冷：“绕过随州，日落之前务必赶回长安。”

得到苏历的应答，又低声对苏苏道：“把冷萧找来。”

冷萧由她一手提拔，如今已是暗卫之首，负责替她传递往来消息，善后诸般事宜，向来忠心。

苏苏应是，将染魂香点燃，不过须臾车外一声落地轻响。

口鼻间全是血腥味，她只当不觉：“叶庄后事如何？”

男声低冷：“擒获全庄二百三十一人。”

“还有两人呢？”孟卿云眉间一冷，不自觉坐直了身子。

冷萧羞愧：“叶元夏及其妹叶韵不知所踪，属下已派人全力搜索，但请主子放心。”

“放心？”孟卿云冷笑，“你们倒真让我放心。”

冷萧不明所以，又不敢擅自发问。听得车内几声低咳，孟卿云语声暗哑：“这几日长安有何事？”

冷萧思索，老实答道：“自主子称病不朝，除二小姐入宫一事外，再无其他。”

苏苏呆住，猛地撩开帘子，眼睛圆如铜铃：“二小姐不是在湛北休养吗？！什么时候入的宫？”

冷萧被她冲撞得往后退，垂眼不敢看：“半月前回的长安，在相府家宴上与圣上偶遇，随后被召入宫为妃。”一默，“就在今日。”

苏苏面色青白，立时回头去瞧孟卿云。

她整个人笼罩在暗影里，看不分明，唯有一双鸳鸯绣鞋挑着光。鞋尖亦有暗红，点在鸳鸯目上，泠泠似泪。

“为何不报？”她问。

那声音里有太多说不清的情绪交杂，冷萧从未见过主子这副模样。

全然不似以往含笑睥睨、孤身独站的风流无限，而是一点冷，一点冰，一点苦，一点不可置信，一点情理之中。

他冥冥中察出不妥，“是陆将军吩咐的——长安消息由他向主子传达，因此属下不曾上报。自主子出了长安，孟老爷便以祝寿为由派人将二小姐接回……”

她看不到，听觉倒变得十分灵敏。明明那些字句被春风吹乱，偏都一个不落地掉进她耳朵里。

原来她前脚刚走，老爷子就颠颠儿地将孟二小姐接回来了。那个被她亲手送到湛北的小妹妹，孟家嫡亲的女儿，回来了。

倒也不怕她生气——是了，都送进宫了，她生气又能如何。

“主子？”冷萧说完后等不到回应，忍不住开口提醒。

孟卿云长发披散，白布遮去大半面容，剩下的却也光风霁月。她仿佛什么事都没有，轻轻往后一靠，面容平静：“我都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”

冷萧利落地提气纵身，快速消失在苏历视线中。

苏苏浑身泛冷，呆了半晌，猛地转身扑在孟卿云膝上：“陆将军定不是有心的！他定是……定是……”她连说服自己的理由都想不出来，又拿什么去说服别人。

孟卿云忽地一笑：“那是我师兄，我会拿他如何。”

平淡一句话，惊得苏苏软下身子。孟卿云是什么性子，没有人比他们兄妹更清楚，只要一扯到那人的事，她下起手来任是谁都不会顾。

她揭开苏苏抱住自己的手，将脖颈上挂着的玉坠子攥在手心里，只觉冷得厉害。

她面对叶元夏的绝望怨愤的时候，她眼睛被伤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她一身嫁衣被血濡湿黏腻不堪的时候，都没有这么冷过。

冷得牙关打战，险些坐立不住。

到长安的路程沉默而漫长，苏历自驿站换马过后再无停歇，快马加鞭，总算在日落时分到达。

进城后天色已黑，长安城内仍是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。长街上行人熙攘，马车前进得十分艰难。

苏苏已经冷静下来，趁着还没到孟府，手脚麻利地把白布取下，把伤口处理干净。红肿还没完全消去，孟卿云眨了眨眼，视线有些模糊。

“伤要静养，外敷内服，至少半月才能不留后患。”苏苏小声道。

孟卿云不置可否，却推开她换药的手。

掀起车帘一角，熟悉的长安街景在眼中只是模糊不堪。她努力睁开眼睛想要看清楚，可一股酸热冒上来，眼角刺痛，只得闭上。

苏历趁着停滞不前时打听清楚，转头回报她：“接贵妃的车辇一个时辰前就离开孟府，此刻应当大礼已成。”一滞，“主子，咱们去宫里吗？”

去宫里？还有什么用。

来不及了。

满街嘈杂让她头疼欲裂，眼耳口鼻都似灌了铅，恨不能就此一睡不醒。眼睛尤甚，她忍不住伸手去揉，苏苏一时没有防备让她得了逞，仅是一下，口子裂开，血丝冒出来。

“主子！”

孟卿云不理睬，将路上一直攥在手里的坠子递给苏苏：“你进宫一趟，把东西交给陆风。”说完转对苏历，“回孟府。”

她是从后门进的府，苏历扶着她一步步走得小心，时时提醒脚下。嫁衣裙摆及地，只露出微微一点足尖，可怜又可爱。苏历脸上发热，逼着自己不去看。

册封圣旨一下，身为一家之主的孟昭元喜不自胜，生养孟二小姐的主母许氏更是春风得意。今日送走孟二小姐之后，在前厅大摆宴席招待亲朋朝友，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。

那边的热闹更衬出后院的清冷，连风拂过地面细尘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初春夜冷，孟卿云似乎觉不出来，慢慢走着，很稳。苏历偶一回首，见她月色下白玉一般的指尖泛着光，好像玉石瑰宝，恨不能一辈子捧在掌中呵护。

那人怎么舍得伤她呢？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人儿，却被人伤成这样。

“有人。”她顿住步子，眉眼不动。

苏历面上一热，耳边听到窸窣步声，知道是方才太过倾神在她身上以致忘了注意周遭。微一颌首，松开她上前查看。

却是二夫人周氏院中的丫头璎珞。

璎珞被突然窜出来的他吓得“啊”一声，拍着胸口道：“果然是你。”

苏历将她逼到看不见孟卿云的死角，才道：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璎珞笑啐他：“谁找你？是方才守门小厮瞧见你驾着马车，料想是公子回来了，禀了周姨娘邀功，姨娘才派我来迎的。”

“周姨娘人呢？”

“在公子屋里等着呢，”璎珞踮起脚尖往他身后看，“公子呢？”

“行了，”苏历不耐烦地压下她的肩，“你先回去。”

孟府谁人不知公子身边苏家兄妹最是护主，孟卿云又宠着他们，是以从没人小觑。

璎珞撇了撇嘴，转身走了。

苏历回身，孟卿云已经摸索着走了过来。

她一直没什么表情，眉眼淡淡的，嘴角淡淡的，连头发丝儿都是淡淡的。

他想过，她不会哭。跟在她身边七八年，从没见她流过泪，那种软弱无用的东西，不适合她。

他也想过，她或许会发怒。小小孟府翻覆，不过她转念之间。

可她只是垂睫，长裙逶迤，容色清冷。

“扶我去你房里。”

“姨娘那……”

她眉心微蹙，他便闭口不言。乖乖扶着她去了自己屋子，有些局促地点灯：“有些乱，主子别嫌弃。”

她在窗边坐下，耳边听着他乒乒乓乓地收拾着本就干净整洁的屋子，手指摩挲窗沿，逐渐被月光晒冷。

窗外一片梅花林，还未谢，孤零零开着。月色下花景肯定很美，可惜她看不清。可这世上她看不清的东西还少么。

身上一暖，她仰起脸，模模糊糊的影子罩下来。鼻尖是苏历的味道，带着汗，却仍是清新。

“主子困了？奴才扶您去床上歇着吧，”他很是不好意思，“被褥已经全换过了。”

“等等，”孟卿云将自己的脸埋在臂弯间，听着那慢慢靠近的脚步声，像是累了，“你出去。”

苏历一愣，沉默地点头，带上门出去。

屋子里顷刻间安静下来。

其实她是害怕安静的。

小时候周氏没工夫照看她，又怕她出去乱跑被人知道了身份，经常图方便一把铜锁将她锁在屋里。开始的时候还会哭闹，后来次数多了，便习惯了。

自个儿扯着珠帘，趴着窗棂，都能消磨去一整天。直到那场大火……想到火舌扑过来的模样，她仍有些心悸。不过一个晃神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又开了。

她没有回头，隔得那么远，都已经闻到龙泽香气。

今夜较往常浓烈了些，隐约还夹杂着女子的香粉味儿，婉约而细致的，唔……是茉莉。

洁白小巧的茉莉，当真只有孟二小姐配得上。

“卿卿。”他有些委屈地叫了一声。

是携着醉意的，两个字吐得又软又绵，唇齿开阖间一室生香。

她没看都能想象到那张英俊挺拔的脸是带了怎样的神情——嘴角定是微微抿着，做出不开心的样子，但看向她的眼神一定是亮的。

几许柔情，几多深情。

更是几腔无情。

没有得到她的回应，他在原地立了立，轻笑一声，抬步走过来。

温热的气息慢慢覆盖上来，一只手揽过她不盈一握的纤腰，一只手撩起她肩上的发。带着凉薄酒气的唇映在她细致的脖颈上，呼吸喷洒，激起了一片小疙瘩。

他吻得很慢，很认真，仿佛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。直到将她完全纳于怀中，额头抵着她鬓发，轻轻一笑：“卿卿。”

卿卿。

眼眶发酸，控制了那么久的情绪，隐而不发的自己，终于在他出现的这一刻，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。

他圈着她，一个巧劲儿便将人抱到自己膝上。发丝拂过鼻尖，微微发痒。攥住她冰冷的手，眉眼柔和：“你去了三月，想我了吗？”唇角微扬，一侧首，在她嘴角落下细碎的吻：“卿卿，我很想你。”

尾音贴着她心脏而过，梅花冷香混合着他身上的酒气，闻得她两颊发热，四肢无力。

他的怀抱诱人，他的体温灼人，他的情语醉人。

他犯了天大的错，只要抱着她，唤一声卿卿，她便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挣扎什么呢？陷入沼泽里，越是抵死挣扎，陷落得越快越深。

带着薄茧的手伸过来扶住她下颌，看似轻巧却不容抗拒地转向他。剑眉、星目、高鼻、薄唇，这个大烨皇朝最尊贵的男子，仿佛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可她知道，那究竟有多远。

一只无形的手缠在脖颈上，生生勒得她不能呼吸，巨大的痛苦蔓延而上，眼里浮上碎光。

“想我了？”她笑，声音里有微妙的暗哑。眯着眼，抿着唇，努力想看清他的样子。

“那阿戎，为什么要让司马青绊住我呢？”

他一愣，随即嘴角微扬，“为什么呀……”他笑得温柔，“因为怕你生气呀。”

“玉儿回来，你肯定会不高兴的，”他安抚般一下下拍着她的背，“如果卿卿

知道得早了，一定不会让她进宫，那我只能想办法拖一拖呀。”

解释得多清楚呀。

“为什么是孟二？”她挤出一抹笑，苍白无力，衬得眉眼间一点朱红刺目。

他目光突地凝住，抬手落在她眉间，墨黑的眸一点点沉下来：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

孟卿云拉住他的手，像是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伤，固执地问：“为什么是孟二？”

他脸上醉意消散，慢慢眯起眼：“谁伤的你？”

她师从紫云山，得尽师尊真传，不敢说不遇敌手，但这世上能伤她的人屈指可数。

“为什么是孟二？”她甚少有这样孩子气的时候，揪着他不放。

他皱眉，不知是气还是什么，冷冷笑道：“为什么不能是孟二？”

孟卿云睁大眼，血丝浓重，一字一顿，说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喜欢谁，我就杀了谁。”

他怔忡，她忽然泄气一般低下头。

“为什么偏偏是孟二呢。”

是孟府的二小姐，她孟卿云的妹妹。是孟家人人捧护的心头肉，是她永远不能碰的心上刺。

她低低道：“萧戎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难过？”

她实在是太累了。

这么些年一步步防着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让孟二钻了空子。她逆着老爷子的意思将人送到湛北，她死都不肯松口让孟卿玉回来……旁人只以为她是因为嫉恨妹妹为主母所生，却不知道，不过是为了他罢了。

没想到费尽心机，孟卿玉还是进了宫。

萧戎神色莫名，手掌在她后脑摩挲半晌，忽地用力，将她的脸按到自己肩窝。

四周静默，她脑袋晕涨，居然就这么在他怀里睡过去。

在江南叶庄那段时间，她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现下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却梦魇不断。一梦十八年。

那时她和周氏刚从乡下被接来，灰头土脸地站在孟府的院子里。

亭台楼阁，琉璃雕花，像极了说书先生嘴里的富贵堂皇。只是人人目光冰冷，繁盛美景也似蒙了霜，让人生厌。

周氏手足无措，只顾惊惶。她张眸四望，心底跃跃。

远远笑声传来，犹如水滴入河，荡开一层生机。

她忍不住踮起脚尖，透过茂密的花丛去看。碎石子道上乌压压一群人，簇拥着

一身锦裙的小姑娘。她身量比自己还小，步子蹒跚，白白糯糯的团子脸十分招人喜爱。

牵着她往前走的少年萧戎五官尚未张开，但已极漂亮。走一步便低头问一声，温柔细致的模样叫人嫉妒。

围观她们母女的下人们立刻换上一副笑脸迎上前请安，一口一口“殿下”“小姐”，恭敬而谄媚。

小姑娘隔着人群看到她，当下停住，好看的眉皱成了一团：“你就是那个孟卿云？”

她不安地看向周氏，周氏只是慌乱地甩开她的手，不伦不类地行了个礼：“妾身周氏，见过小姐。”

她往后退了一步，觉得眼前的娘亲有些陌生。

小姑娘嘟嘴：“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到吗？”她生得娇俏，连嗔怒的样子都可爱非常。

身后的奴婢立时推了她一下，嘲弄道：“小姐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？！”

周氏焦急地朝她使眼色，一只手落在她胳膊上，避开众人的目光狠狠拧了一把。夏风徐徐，她背上冷汗湿透，几乎将干裂的下唇咬破。

本以为肯定要惹恼这贵家小姐，谁料那少年忽然道：“玉儿，老师还在等我们呢。”

他开口，周围众人瞬时明白话中的意思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哄得孟卿玉转身离开。

她也不知自己怎么了，就那么傻傻站着，看着他们远去。耳边是周氏絮叨的责怪，太阳刺得眼睛发疼，她被汗水迷了眼，一眨眼，就见少年回了头。

他有一双浓墨染就的眼，轻飘飘朝她看过来，满园山水都失了色。她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，恍惚天地风华都聚到了他身上，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可是只有一瞬，他转过头，继续牵着那小小人儿，一步步往前走。

太阳太辣，辣得她眼泪溢出来。

心底某个地方裂开空洞，苍白越来越大，五脏六腑沸腾翻搅。她脚下一空，从缝隙里掉落，耳边风声呼呼，坠入无边黑暗。

翌日醒来，衣裳已经换过，顺滑料子贴着肌肤，有些冷。

苏苏扶她起来，替她卸下眼药：“昨夜是皇上亲自给主子上的药。”边说边觑她神色，“先前老爷派人来唤主子去书房，奴婢现在先把药给洗了吧。”

她说出来是希望主子能高兴一些，可孟卿云神色似乎没有什么波动，只是淡淡“嗯”了一声。

苏苏的药起了作用，视物清晰许多。她穿衣束发，连东西都没吃就去了书房。进门后对着孟昭元行礼：“父亲。”随后转向立在书桌旁的许氏，垂首道：“母亲。”

孟昭元皱眉：“都什么时辰了才来请安，越发不懂规矩。”

孟卿云一直低着头，语气恭敬：“父亲教训的是，孩儿知错了。”她以到别庄养病为由离开一月，如今回来，孟昭元不曾问她好了没，倒是还记得训训她请安的规矩。

许氏笑道：“老爷莫生气，云儿大病一场，一时忘了也是有的。”走上前仔细看了看孟卿云的脸，心疼道：“瘦了许多，我让下人多做些东西给你补补。”

“多谢母亲。”她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半步。

许氏微笑颌首，眸光一转，忽地道：“你妹妹进宫一事，你可知道了？”

孟卿云一怔，低声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许氏闻言笑容大盛：“当时因你病着，我与你父亲便没有扰你。如今玉儿进了宫，你是她哥哥……”

“你先出去。”孟昭元忽地从桌后起身，浓眉紧蹙，看向许氏。

许氏眼中不悦一闪而过，只是顾着他一家之主的身分，顿了顿，还是福身退下。屋子里一时只剩他们两个人。

阳光从窗棂照进来，在青石砖上形成曼妙纹路，蔓延至脚下。孟卿云静静低头站着，父亲不开口，她也不说话。

过了许久，面前覆下一道阴影，她才意识到孟昭元已经走到身边。

“你还记恨你母亲吗？”他抬起手，在空中停顿许久，缓缓放在她肩上。

这一刻，柔和了不知多少。

“当年是我思虑不周，让你和你娘受了委屈。”孟昭元叹息，“你母亲出身大家，心高气傲，对你们娘俩若有薄待，也是为了我的缘故。”

他口中的“娘”和“母亲”，自是周氏与许氏。

孟卿云听了开头便猜到真意，嘴角冷冷扬起，洗耳恭听。

孟昭元看不到她表情，见她沉默，以为她尚在细思量，语气更是婉转。

“况且……孟家始终要交到你手上，再如何，也足够弥补了。”他拍拍她的肩，挂起一丝笑：“玉儿是你母亲所出，但也是你妹妹，与孟家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。她心思单纯，进宫后难免遇到险阻，你帮衬着她，亦是帮着自己。”

铺垫了那么多，孟家都交了出来，也只是为了最后这句话。

帮衬孟卿玉，亦是帮衬她自己。

那她不要孟家，是不是一切可以从头再来？

风过屋檐，铃声清脆，隔空传去很远。她的心思也被带得飘远了，遥遥听见复苏的枝芽颤动，溪水潺潺，一片勃然生机。

房外脚步声凌乱来回，想是许氏不放心，所以没有离开。

而身边的孟昭元还在等她回话，略显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她，非要一个承诺。

她的小妹妹……她多羡慕呀。

父亲疼爱，母亲忧心，陆风相帮，萧戎……爱慕。但凡是她认真放在心里的人，但凡是她行事说话顾忌着一二分的人，都在帮她的小妹妹。他们一个个，生怕她慢待了那人儿一丝半点。

胸口发痛，她低咳一声掩去。

再抬首，笑意盈盈：“父亲言重了。皇上后宫空虚，只得妹妹一位妃位，哪里有人能越过她去。”微微扬起下颌，眸色亮得惊人，“即便日后宫里进了人，妹妹有皇上爱重，也是轮不到孩儿帮衬的。”

她语气平淡，眼角微扬，泄露出一丝讥讽。

孟昭元半生为帝师，何曾受过这样的冷言冷语。当即脸色发青，猛地甩开搭着她的手，冷笑道：“孟卿云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如今位高权重，我已奈何不得你？”

她扬唇：“孩儿不敢。”

孟昭元被她的态度激得怒气翻腾，反手抓住桌上的镇纸朝她扔过去。“砰”地一声，白皙的额头渗出几丝嫣红，渐渐汇聚成河。

血迹顺着肌肤蜿蜒，衬得一双明眸璀璨生光，仿佛多了几许快意。

孟昭元怒极反笑，“三年前你将玉儿送到湛北休养，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“当真和你娘一样，下作的东西！”他脸上充满了厌恶，像是看着什么不洁之物。“我告诉你，即便孟家只有你一个男丁，就算你位极人臣，可玉儿才是孟家嫡出，你这辈子也别想越过她去！”

他打骂了仍是气不过，恨恨扬起手，却见孟卿云抬眼看来，沉沉落落，身子莫名一颤，那只手无论如何都落不下去，于是恼怒地挥开桌上纸张无数，怒道：“将来孟家门楣若是因你受辱，我必亲手斩了你！”

她抬袖擦了擦眼睛，笑道：“父亲说的是，孩儿有自知之明，从不敢妄想越过妹妹。”袖口鲜红刺眼，她行礼：“孩儿衣裳脏了，恐污了父亲的眼，这就去换。”

说完施施然转身，出门时对上许氏惊怒的眼，满脸血红地对她一笑。看许氏又惊又骇的模样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。

她觉得自己定是魔怔了，要不然为什么弄得满身是伤，反倒痛快了。